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五筆 第七卷（十四則）

盛衰不可常東坡調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。予每讀書史，追悼古昔，未嘗不掩卷而歎。伶子於敘《趙飛燕傳》，極道其姊弟一時之盛，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悲，言盛之不可留，衰之不可推，正此意也。國初時，工部尚書楊綰長安舊居，多為鄰里侵佔，子弟欲以狀訴其事，玠批紙尾，有「試上含元基上望，秋風秋草正離離」之句。方去唐未百年，而故宮殿已如此，殆於宗周《黍離》之詠矣。慈恩寺塔有荊叔所題一絕句，字極小而端勁，最為感人。其詞曰：「漢國河山在，秦陵草木深。暮雲千里色，無處不傷心。」旨意高遠，不知為何人，必唐世詩流所作也。李嶠《汾陰行》云：「富貴榮華能幾時，山川滿目淚沾衣。不見只今汾水上，唯有年年秋雁飛。」明皇聞之，至於位下。杜甫《觀畫馬圖》云：「憶昔巡幸新豐宮，翠華拂天來向東。騰驤磊落三萬匹，皆與此圖筋骨同。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裡，龍媒去盡鳥呼風。」《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》云：「先帝侍女八千人，公孫劍器初第一。五十年間似反掌，風塵瀕洞昏王室。梨園弟子散如煙，女樂餘姿映寒日。」元微之《連昌宮詞》云：「兩京定後六七年，卻尋家舍行宮前。莊園燒盡有枯井，行宮門闌樹宛然。」又云：「舞謝敬傾基尚存，文窗窈窕紗猶綠。」「上皇偏愛臨砌花，依然御榻臨階斜。」「寢殿相連端正樓，太真梳洗樓上頭。晨光未出簾影黑，至今反掛珊瑚鉤。指似傍人因慟哭，卻出宮門淚相續。」凡此諸篇，不可勝紀。《飛燕別傳》以為伶玄所作，又有玄自敘及桓譚談語。予竊有疑焉，不唯其書太媿，至雲揚雄獨知之，雄貪名矯激，謝不與交；為河東都尉，控辱決曹班躅，躅從兄子彪續司馬《史記》，紕子於無所敘錄，皆恐不然。而自云：「成、哀之世，為淮南相。」案是時淮南國絕久矣，可昭其妄也。因序次諸詩，聊載於此。唐賦造語相似唐人作賦，多以造語為奇。杜牧《阿房宮賦》云：「明星熒熒，開妝鏡也。綠雲擾擾，梳曉鬢也。渭流漲膩，棄脂水也。煙斜霧橫，焚椒蘭也。雷霆乍驚，宮車過也。輾轉遠聽，杳不知其所之也。」其比興引喻，如是其侈。然楊敬之《華山賦》又在其前，敘述尤壯，曰：「見若咫尺，田千畝矣。見若環堵，城千雉矣。見若杯水，池百里矣。見若蟻垤，台九層矣。醯醢往來，周東西矣。螻蛄紛紛，秦速亡矣。蜂窠聯聯，起阿房矣。俄而復然，立建章矣。小星奕奕，焚咸陽矣。累累繭粟，祖龍藏矣。」後又有李庚者，賦西都云：「秦址新矣，漢址蕪矣。西去一舍，鞠為墟矣。代遠時移，作新都矣。」其文與意皆不逮楊、杜遠甚。高彥休《關史》云敬之「賦五千字，唱在人口」。賦內之句，如上數語，杜司徒佑、李太尉德裕常所誦念。牧之乃佑孫，則《阿房賦》實模仿楊作也。彥休者，昭宗時人。

張蘊古大寶箴唐太宗初即位，直中書省張蘊古上《大寶箴》，凡六百餘言，遂擢大理丞。《新唐史》附其姓名於《文藝·謝偃傳》未，又不載此文，但云「諷帝以民畏而未懷，其辭挺切」而已。《資治通鑑》僅載其略曰：「聖人受命，拯溺亨屯。」「故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」「壯九重於內，所居不過容膝，彼昏不知，瑤其台而瓊其室；羅八珍於前，所食不過適口，惟狂罔念，丘其糟而池其酒。」「勿沒沒而暗，勿察察而明，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，雖黠纒塞耳而聽於無聲。」然此外尚多規正之語，如曰：「惟闢作福，為君實難。主普天之下，處王公之上，任土貢其有求，具察陳其所倡。是故恐懼之心日弛，邪僻之情轉放。豈知事起乎所忽，禍生乎無妄。」「大明無私照，至公無私親。」「禮以禁其奢，樂以防其佚。」「勿謂無知，居高聽卑；勿謂何事，積小就大。樂不可極，樂極生哀；欲不可縱，縱欲成災。」「勿內荒於色，勿外荒於禽。勿貴難得貨，勿聽亡國音。內荒伐人性，外荒蕩人心。難得之貨，亡國之音。勿謂我尊，而慢賢侮士；勿謂我智，而拒諫矜己。」「安彼反側，如春陽秋露，巍巍蕩蕩，恢漢高大度；撫茲庶事，如履薄臨深，戰戰慄慄，用周文小心。」「一彼此於胸臆，捐好惡於心想。」「如衡如石，不定物以限，物之懸者，輕重自見；如水如鏡，不示物以情，物之鑿者，妍媸自生。勿渾渾而濁，勿皎皎而清；勿沒沒而暗，勿察察而明。」「吾王撥亂，勤以智力，民懼其威，未懷其德；我皇撫運，扇以淳風，民懷其始，未保其終。」「使人以心，應言以行。」「天下為公，一人有慶。」其文大抵不凡，既不為史所書，故學者亦罕傳誦。蘊古為丞四年，以無罪受戮，太宗尋悔之，乃有覆奏之旨，傳亦不書，而以為坐事誅，皆失之矣。《舊唐書》全載此箴，仍專立傳，不知宋景文何為削之也？

國初文籍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，宜其焚燬蕩析，了無子遺。

然太平興國中編次《御覽》，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，其綱目並載於首卷，而雜書、古詩賦又不及具錄，以今考之，無傳者十之七八矣，則是承平百七十年，翻不若極亂之世。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，集《唐文粹》，其序有云：「況今歷代墳籍，略無亡逸。」觀鉉所類文集，蓋亦多不存，誠為可歎！

敘畫漢郊祀天地郊祀合祭、分祭之論，國朝元豐、元祐、紹聖中三議之矣，莫辯於東坡之立說，然其大旨駁當時議臣，謂周、漢以來，皆嘗合祭，及謂夏至之日行禮為不便。予固贊美之於《四筆》矣。但熟考《漢史》，猶為未盡。自高皇帝增秦四時為五，以事天地。武帝以來，至於元、成，皆郊見甘泉。武帝因幸汾陰，始立后土祠於雒上，率歲歲間舉之，或隔一歲，常以正月郊泰畤，三月祠后土。成帝建始元年，初立南北郊，亦用正月、三月辛日，而罷甘泉、汾陰之祭。元豐、祐、紹三議，皆未嘗及此。蓋盛夏入廟出郊，在漢禮元不然也。是時，坡公以非議者所起，故不暇更為之說，似不必深攻合祭為王莽所行，庶幾往復考蹟，不至矛盾，當復俟知禮者折衷之焉。

騫騫二字義訓騫騫二字，音義訓釋不同。以字書正之，騫，去乾切，注云：「馬腹繫，又虧也。」今列於《禮部韻略》下平聲二仙中。騫，虛言切，注云：「飛貌。」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。文人相承，以騫虧之騫為軒昂掀舉之義，非也。其字之下從馬，馬豈能掀舉哉？閱摺字子騫，雖古聖賢命名製字，未必有所拘泥，若如虧少之義，則渙然矣。其下從鳥，則於掀飛之訓為得。此字殆廢於今，故東坡、山谷亦皆押騫字入元韻，如「時來或作騰騫」，「傳非其人恐飛騫」之類，特不暇毛舉深考耳，唯韓公《和侯協律詠筍》一聯云：「得時方張王，挾勢欲騰騫。」乃為得之。此固小學瑣瑣，尤可以見公之不苟於下筆也。

書麴信陵事夜讀白樂天《秦中吟》十詩，其《立碑》篇云：「我聞望江縣，麴令撫筮葵。麴，名信陵。在官有仁政，名不聞京師。身歿欲歸葬，百姓遮路歧。攀轅不得去，留葬此江湄。至今道其名，男女涕皆垂。無人立碑歟，唯有邑人知。」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，從錢仲仲大夫借書，正得信陵遺集，財有詩三十三首，《祈雨文》三首。信陵以貞元元年鮑防下及第，為四人，以六年作望江令。讀其《投石祝江文》云：「必也私欲之求，行於邑裡，慘黷之政，施於黎元，令長之罪也。神得而誅之，豈可移於人以害其歲？」詳味此言，其為政無愧於神天可見矣。至大中十一年，寄客鄉貢進士姚肇，以其文示縣令蕭鎮，鎮輟俸買石刊之。樂天十詩，作於貞元元和之際，距其亡十五年耳，而名已不傳。《新唐·藝文志》但記詩一卷，略無它說。非樂天之詩，幾於與草木俱腐。乾道二年，歷陽陸同為望江令，得其詩於汝陰，王廉清為刊板而致之郡庫，但無《祈雨文》也。

貢禹朱暉晚達貢禹壯年仕不遇，棄官而歸。至元帝初，乃召用，由諫大夫遷光祿，奏言：「臣犬馬之齒八十一，凡有一子，年十二。」則禹入朝時，蓋年八十，其生子時固已七十歲矣，竟再遷至御史大夫，列於三公。杜子美云：「長安卿相多少年，富貴應須致身早。」是不然也。朱暉在章帝朝，自臨淮太守屏居，後召拜僕射，復為太守，上疏乞留中，詔許之。因議事不合，自係獄，不肯復署議，曰：「行年八十，得在機密，當以死報。」遂閉口不復言。帝意解，遷為尚書令。至和帝時，復諫徵匈奴，計其年當九十矣。其忠正非禹比也。

琵琶行海棠詩白樂天《琵琶行》一篇，讀者但羨其風致，敬其詞章，至形於樂府，詠歌之不足，遂以謂真為長安故倡所作。予竊疑之。唐世法網雖於此為寬，然樂天嘗居禁密，且謫官未久，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，相從飲酒，至於極彈絲之樂，中夕方去，豈不虞商人者它日議其後乎？樂天之意，直欲擄寫天涯淪落之恨爾。東坡滴黃州，賦《定惠院海棠》詩，有「陋邦何處得此花，無乃好事移西蜀」、「天涯流落俱可念，為飲一尊歌此曲」之句，其意亦爾也。或謂殊無一話一言與之相似，是不然。此真能用樂天之意者，何必效常人摹寫而後已哉？

東坡不隨人後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、日者問答之後，後人作者悉相規仿。司馬相如《子虛》、《上林賦》以子虛、烏有先生、亡是公，揚子雲《長楊賦》以翰林主人、子墨客卿，班孟堅《兩都賦》以西都賓、東都主人，張平子《兩都賦》以憑虛公子、安處先生，左大衝《三都賦》以西蜀公子、東吳王孫、魏國先生，皆改名換字，蹈襲一律，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。晉人成公綏《嘯賦》，無所賓主，必假逸群公子，乃能遣詞。枚乘《七發》，本只以楚太子、吳客為言，而曹子建《七啟》，遂有玄微子、鏡機子。張景陽《七命》，有衝漠公子、殉華大夫之名。言話非不工也，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。若東坡公作《後杞菊賦》，破題直云：「吁嗟先生，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？」殆如飛龍搏鵬，騫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，不可搏詰，豈區區巢林翻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？於詩亦然，樂天云：「醉貌如霜葉，雖紅不是春。」坡則曰：「兒童誤喜朱顏在，一笑那知是酒紅。」杜老云：「休將短髮還吹帽，笑倩傍人為正冠。」坡則曰：「酒力漸消風力軟，颼颼，破帽多情卻戀頭。」鄭谷《十日菊》云：「自緣今日人心別，未必秋香一夜衰。」坡則曰：「相逢不用忙歸去，明日黃花蝶也愁。」又曰：「萬事到頭都是夢，休休，明日黃花蝶也愁。」正彩舊公案，而機杼一新，前無古人，於是為至。與夫用「見他桃李樹，思憶後園春」之意，以為「長因送人處，憶得別家時」，為一僧所嗤者有間矣。

元白習制科白樂天、元微之同習制科，中第之後，白公《寄微之》詩曰：「皆當少壯日，同惜盛明時。光景嗟虛擲，雲霄竊暗窺。攻文朝矻矻，講學夜孜孜。策目穿如札，毫鋒銳若錐。」注云：「時與微之結集策略之日，其數至百十，各有纖鋒細管筆，攜以就試，相顧輒笑，目為毫錐。」乃知士子待敵，編綴應用，自唐以來則然，毫錐筆之名起於此也。

門生門下見門生後唐裴尚書年老致政。清泰初，其門生馬裔孫知舉，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，裴歡宴永日，書一絕云：「宦途最重是文衡，天與愚夫作盛名。三主禮闈今八十，門生門下見門生。」時人榮之。事見蘇耆《開譚錄》。予以《五代登科記》考之，裴在同光中三知舉，四年放進士八人，裔孫預焉。後十年，裔孫為翰林學士，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三人，茲所書是已。裔孫尋拜相，《新史》亦載此一句雲。白樂天詩，有《與諸同年賀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》一篇。注云：「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。」予考《登科記》，樂天以貞元十六年庚辰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，郢以寶應二年癸卯禮部侍郎蕭聽下第九人登科，迨郢拜太常時，幾四十年矣。聽自癸卯放進士之後，二十四年丁卯，又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，可謂壽俊。觀白公所賦，益可見唐世舉子之尊尚主司也。

韓蘇杜公敘馬韓公《人物畫記》，其敘馬處云：「馬大者九匹，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，行者，牽者，奔者，涉者，陸者，翹者，顧者，鳴者，寢者，訛者，立者，屹者，飲者，洩者，涉者，降者，癢磨樹者，噓者，嗅者，喜而相戲者，怒相踉蹌者，秣者，騎者，驟者，走者，載服物者，載狐兔者，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。馬大小八十有三，而莫有同者焉。」秦少游謂其敘事該而不煩，故仿之而作《羅漢記》。坡公賦《韓乾十四馬》詩云：「二馬並驅攢八蹄，二馬宛頸鬃尾齊。一馬任前雙舉後，一馬卻避長鳴嘶。老髯奚官騎且顧，前身作馬通馬語。後有八匹飲且行，微流赴吻若有聲。前者既濟出林鶴，後者欲涉鶴俯啄。最後一匹馬中龍，不嘶不動尾搖風。韓生畫馬真是馬，蘇子作詩如見畫。世無伯樂亦無韓，此詩此畫誰當看？」詩之與記，其體雖異，其為佈置鋪寫則同。誦坡公之語，蓋不待見畫也。予《雲林繪監》中有臨本，略無小異。杜老《觀官將軍畫馬圖》云：「昔日太宗拳毛騧，近時郭家師子花。今之新圖有二馬，復令識者久歎嗟。其餘七匹亦殊絕，迴若寒空動煙雪。霜蹄蹴踏長揪間，馬官廝養森成列。可憐九馬爭神駿，顧視清高氣深穩。」其語視東坡，似若不及，至於「斯須九重真龍出，一洗萬古凡馬空」，不妨獨步也。杜又有《畫馬贊》云：「韓乾畫馬，毫端有神。驂騮老大，驪鬃清新」及「四蹄雷雹，一日天池。瞻彼駿骨，實惟龍媒」之句。坡公《九馬贊》言：「薛紹彭家藏曹將軍《九馬圖》，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。」其詞云：「牧者萬歲，繪者惟霸。甫為作誦，偉哉九馬。」讀此詩文數篇，真能使人方寸超然，意氣橫出，可謂「妙絕動宮牆」矣。

風災霜早慶元四年，饒州盛夏中，時雨頻降，六七月之間未嘗請禱，農家水車龍具，倚之於壁，父老以為所未見，指期西成有秋，當倍常歲，而低下之田，遂以潦告。餘乾、安仁乃於八月罹地火之厄。地火者，蓋苗根及心，蟲生之，莖乾焦枯，如火烈烈，正古之所謂蠹賊也。九月十四日，嚴霜連降，晚稻未實者，皆為所薄，不能復生，諸縣多然。有常產者，訴於郡縣，郡守孜孜愛民，有意蠲租，然僚吏多云：「在法無此兩項。」又云：「九月正是霜降節，不足為異。」案白樂天諷諫《杜陵叟》一篇曰：「九月霜降秋早寒，禾穗未熟皆青乾。長吏明知不申破，急斂暴徵求考課。」此明證也。予因記元祐五年蘇公守杭日，與宰相呂汲公書，論浙西災傷曰：「賢哲一聞此言，理無不行，但恐世俗諂薄成風，揣所樂聞與所忌諱，爭言無災，或有災而不甚損。八月之末，秀州數千人訴風災，吏以為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，閉拒不納，老幼相騰踐，死者十一人。由此言之，吏不喜言災者，蓋十人而九，不可不察也。」蘇公及此，可謂仁人之言。豈非昔人立法之初，如所謂風災、所謂早霜之類，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，懼貪民乘時，或成冒濫，故不輕啟其端。今日之計，固難添創條式。但凡有災傷，出於水旱之外者，專委良守令推而行之，則實惠及民，可以救其流亡之禍，仁政之上也。